



## 读年画

□宋尚明

前几天去母亲那里，正逢有人给她送年画，说是从单位里捎来的，名曰“玉兔招财”，母亲看了喜笑颜开，招着手让人坐下，一边倒茶一边说收下。原来，母亲平时订购牛奶，年画是厂家为牛奶搭的纪念品，与之搭配的除了年画还有几本挂历和不锈钢盆具。我展开一张，面对着年画仔细看，确是十分好玩。年画中，财神神态安详，玉兔机灵可爱，栩栩如生，就像要从画中蹦出来似的。它让人的思绪回到童年。

村南的一个大院里有一座房子，住着我的父母和两姐妹。那是我童年的家。母亲最喜欢做家务，每日除了工作，就是收拾被我们弄得脏乱的屋子。家具是几只不知盛什么用的纸箱子，墙上排满了不同年份的年画。这些年画，有的是我们姐妹所买，有的是母亲自己买来的。新年到来的时候，把屋里的墙灰扫除一新，新年的年画便贴在了墙上。

母亲说，新年画“住”进来，就马上要过年了，过年就是要和美，吉祥喜庆。不知当地老百姓什么时候订了这么一个规矩，新年斗气，是注定一年不顺的。于是，我们就都大气不敢出，时刻准备着过年。

新年画贴在墙上，家里平添了些喜气，想吵闹也没那个心思，我们要拉

小伙伴们进来，讲解画中的人物，交流大人给我们讲过的故事，竟复述给小伙伴们听。习惯把年画贴在床上，晚上睡觉时也不忘看上几眼。在睡觉前“读年画”，就像看《红灯记》、《沙家浜》这些百看不厌的电影，这比读母亲纸箱子上的“轻拿轻放，切莫倒置”有意思得多，《红楼梦十二金钗》和《打渔杀家》也总让人浮想联翩，至后来的《连年有鱼》、有趣的《鲤鱼跳龙门》，以及丰富多彩的杨柳青绘画作品，更令人进入痴迷的程度。

剪纸和年画是分不开的，随着各种生肖年画的诞生，《喜鹊登梅》、《福娃》等剪纸年画也出现在新年集市上，它不仅给人美好的精神追求，还是一种精湛的传统艺术，展现出特有的情趣盎然，玲珑剔透。几十年过去了，人到中年，偶尔提笔，描画几下，儿时年画里的人物便浮现在眼前，各种美好的记忆跃然纸上。我心目中的年画儿，应该贴在童年陈旧的墙壁上，平房带着不大的天井，这样，才能享受到小院里的美好时光，享受到新年里不重复的快乐。这里有父母双倍的疼爱，有美好的记忆，有阳光洒在竹叶上，有难得的悠闲，有静好的岁月。坐在小院的阳光下，才能感觉到人生的幸福，以及那份安然的光彩。



## 冬天的水缸

□谭登坤

水缸站在屋檐下，和一株枣树并排站在一起。它的一小半儿埋在土里。让一个3岁的孩子看，它就像从土里长出来的，它长得有那么憨。可谁都知道，它不会长得再大，也不会再长出一个小的水缸出来。它种在那里，只是为了和土凝成一体。任你怎么摇晃，都摇晃不动。缸沿挺厚，它结实得像砖头一样，它比砖头还要结实。提起一桶水来放在缸沿上，哗——倒进水缸里，水砸在缸上，发出巨响，可是一点儿都不用担心；把核桃、把杏核桃核搁在缸沿上，撮着嘴瞄准，用刀背砸仁儿吃。刀背和瓷缸碰撞着，会溅起火星，可是缸沿纹丝儿不动。有时候会拣到一块厚厚的瓦片，茬口粗糙，像烧焦的砖块，掂起来可以当石头用。一下子就想到水缸，想到我家那口能盛五担水的水缸，它的结实，以及它的破损。

冬天，娘还是给水缸围上厚厚的秫秸。娘把秫秸修剪得整齐，像

编苦子那样用草绳拧紧了。秫秸在水缸周围露出雪白的新鲜的茬口。那不是为了水缸，那是为了水缸里的水。趴在缸檐上看看，水在缸里脉脉地，像黑色的眼睛，深澈着，水缸像一口井。

可是，昨天剩下的那半缸水，它冻了厚厚的一层冰。天太冷了，那些秫秸，在真正的冬天到来的时候，根本不顶事。娘对水缸的这一点怜悯，在冬的淫威面前，简直是白费力气，简直不起任何作用。

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寒冷，使水颤栗。水一定发出过呼吸，水的呼吸没有谁在意。水扭动着柔软的身子，挣扎，尖叫，可是，水逃不出魔掌。终于疲惫，终于麻木，终于绝望，水不再呼吸，水冷到极点，水不再流动，不再凝望。水冷冷合上那双深澈的眼睛。

用斧头轻轻地敲打那层冰，冰的声音稀里哗啦，惊心动魄。这是水把积聚了一夜的尖叫和疼痛释放出来，然后破碎，水碎得一塌糊涂。锋利破

## 回家(外三首)

□马行

望着漫天大雪，我只想一件事  
等大雪停了，我就乘长途汽车回到黄河岸边  
父母亲的那个小院  
近年来，我常常这样，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孝顺的儿子  
而是随着年龄渐长，我的口味越发刁钻  
我不需要茅台，也不需要海参  
我只想回家，坐在火炉旁，烫一壶烧酒  
吃两盘母亲包的水饺

## 在路上

这是风的方向  
一个东方国度的眼  
这是日出时一条船，日落后行走的骆驼  
这是有人哭泣  
有人跌倒  
有人出生，有人抱紧爱人双肩  
这是人间路  
路上花  
这是打铁的抡起铁锤  
找油的石油工人，依然在找油  
这是我看得见的  
命运  
它有时是一吨海水，有时是一粒沙

## 地质勘探队

我在地质勘探队那么多年  
似乎并不真正了解它  
它漫行在一个国家，以及另一个国家，却不曾迷路  
它拥有那么多的荒山、野岭、雪山、大漠，依然在路上  
以至于每当推选队长，我恍惚觉得，我其实在等千年前的那个徐霞客归来  
或许徐霞客已经成佛，每一个队员都是他的化身  
日子久了，我发现  
路是走不完的，我尽管回了城  
但我的指南针还在，依然十分清晰地把北方和南方  
指给了我

## 我在雪地里睡了一觉

勘探队连续施工一天一夜  
我累了，风也累了，都累得刮不动我了  
中午，寻一个向阳的地方，把皮夹披在积雪上面  
我不想睡觉，只想望着天上自由自在的浅云，躺一会儿，休息一下  
可我还是睡着了  
这当然违反劳动纪律  
等我醒来，勘探队的兄弟姐妹已去了更远的地方  
一只陷在雪野的绵羊，在我身边  
咩咩地叫



碎的冰碴子挂在水缸边上，森森地，伸着无数的毛刺。水变得异常冷漠，变得不可信任。其实是水不再信任。那些白色的冰碴，像是水的变得冷酷的心，如果没有足够的温度，你就别想暖化它，别想唤回它。

的确，水在早晨变得冷漠，变得锋利，它不相信任何人，包括我的母亲。如果非要用手去碰它，那就要特别小心，说不定它会愣愣地咬你一口，让你的手指上流出殷红的血来。这让我知道，水在夜里，曾经经历怎样的冷酷和蹂躏。

娘用瓦盆量水，淘米，或做饭。淋漓的水滴在缸沿上冻成乳白色的冰溜，那些水滴，甚至还保留着滴下去的形态，甚至变成了粘稠的水胶，在冰溜上隆起一片鼓胀的奶头来。我缩头缩脑站在娘身后，我轻轻地掰一小块冰下来，含在嘴里。冰立刻把我的舌头冻得木了。透心的、彻骨的凉呵。我竭力闭着嘴，任凭它怎样冰着。水慢慢融化，

慢慢变得柔软，我把它咽下去。

可是，水缸烂了。那天下午，嫂子说，我回趟娘家，明天早晨回来，我先把水缸担满了吧——嫂子担满了一缸水，嫂子热火朝天地走了。嫂子从来没在傍晚的时候担过水，嫂子也从来没担满过一缸水，用不完的。她是想到明天。可是，第二天，早晨做饭的时候，那口厚得像砖头一样的大水缸，它裂开了，它从肚子上裂开了。冰似乎太多，水缸里已经盛不下，它撑开了水缸的肚子。它要从裂缝里拥挤着出来了。冰在缸壁上冻成一溜冰疙瘩。娘端着瓦盆愣愣地站在那里，我站在她身后；娘没有再拿斧头去砸冰，我也没有伸出手来再掰一小块冰吃。这一个巨大的冰坨，它让我通体起小米一样的疙瘩，让我发抖。它把我吓着了，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去暖化它，我连吃一小块冰的勇气也没有了。

我和母亲一起站在那里。

## 新岁拟写旧桃符

□孙桂雨

关于“新桃”“旧符”的知识，是初中时代知道的，我们现代人叫春联，更具暖意和喜庆的意味。

遍搜记忆，少时的春节，有一年才做一件的新衣服，有一年才吃几天的好饭好菜，有一年才见到一次的冻梨、冻柿子，有一挂细弱的鞭炮和几个“二踢脚”，还有几天不用干活的空闲，有盼望，有喜悦，有满足，就是没有春联。是自己忘了吗？我专门问过父亲，家里的确没贴过这玩意儿。那时我们住在乡村，也不兴这个。

我参加工作后，单位的领导陈先生擅书法，为人宽厚热情，每到春节前夕，求联的人往来不绝。他手上的一本楹联选已被翻烂了，来人翻一气，挑好了，他就开写，写完了，趁着墨迹未干，再撒上一些银粉，字亮晶晶的，很好看。内容多半是“桃红柳绿闹新春”什么的，其实，正天寒地冻。我们这些下属，自然近水楼台，每人也得一副，我们家就这样也贴上了春联。

后来，春节前就有人卖春联了，卖的人越来越多，买的人也越来越多，人们越来越讲究，似乎一个不贴春联就算不得过年。可我一直不能接受那些批量印刷的春联，闹意是有，也足够喜庆，有的还很豪华，奢华，但总不免匠气，甚或是暴发户的俗气。无论是文字内容还是书法，都缺少个性。我还是喜欢手写的，自然朴素，有温度，有味道。

幸好，我家先生书法日渐长进，每年的春联——这轻活重任，就交给他了。去年是“桃李春风又一年，江湖夜雨十年灯”，今年是“东壁图书西园翰墨，南华秋水北

苑春山”。文字是根据居住环境凑成的。自家写的春联，自己喜欢的词句，看着才亲近。要说不像春联，还有更不像的，梁漱冥先生的老爸梁巨川先生，曾自拟大门春联：“道旁人于我意殊厚，天下事及今悟非迟”。这个性，这境界，我们只能景仰。

多年前的一个春节，是跟先生在鄂北一个小城过的。初一这天没事，就去大街小巷转，看春联。那里是书法之乡，家家的春联都写得漂亮。奇怪的是，有的人家贴的是黄春联，有人家是绿春联，还有人家是白春联。打问后明白，白联，表示这家人去世一年；绿联，表示这家人去世两年；黄联，表示有人去世三年。三年后，又可以贴红春联了。这是另一种讲究了。

北方没这么讲究，若要讲究，当年为我们写春联的陈先生，这个春节家里也该贴白春联的。那时他写春联，我总是站在一边给他按纸角，等他写好了，再把纸端到一边去晾干。我和他都没想到，有一天我会离开那地方，到了一个不南不北的城市。相隔遥远，去年春节打电话给他拜年，久病的他声音微弱，叹息自己的处境，两个月后我才知道，这就是我听到的他最后的声音，而当时谁会料到呢，这就是永别。

想起苏东坡：“老去怕看新历日，退归拟写旧桃符。”

新桃换旧符，日月催人老。贴什么内容的春联由得自己，恼人的白发由得自己，眼角的皱纹由不得自己。脸上的笑容由自己决定，除夕的年夜饭大家决定。



## 一封家书

□简墨

妈妈，您好吗？

今天早上，又梦到了您：您和我都一副各怀心事的样子——您在择菜，装着轻松随意，装着没死；我呢，拿一个煮鸡蛋吃着。您站着，我坐着——我装着不在乎“妈妈怎么又回来了”的诧异和惊喜，装着一切如故，也有点委屈和撒娇——你看，您不在，我就这么委屈，吃自己最不爱吃的。

上次梦到我在咱们家的楼上，从玻璃窗里望着楼下的您。您在马路牙子上坐着，我在四楼窗边站着。就那么看着您的背影。心里完全透亮您在怎么想——“妈妈在发愁，怎么将自己得病的消息告诉我们。”而我，发愁怎么将您病的事瞒住，不告诉您。您怕伤害亲人，我怕伤害妈妈。

那一次，梦到您完好美丽地在家，该干什么干什么：烧饭，拖地，笑咪咪地。放学回来，大喜，恨不得跳起来——“妈妈好了！”然而接着怀疑、忧伤，隐约意识到：“不是出事了么？”……

就那么笑醒和哭醒，一晚上在两极的煎熬中，几十次重复做这个短促的梦，翻来转去，熬过去了？像在大雾里走山路，一脚一脚地踩空。人的一辈子——妈妈——怎么也在雾里走啊？！妈妈？

妹妹打电话给我，说：“最近特别厉害。”“老梦到。”“同事说：‘一转眼，你妈去世多年了。’”姐姐，我很受‘多年’这两个字的刺激。好像就是昨天，怎么都‘多年’了？”

我知道她说的“厉害”是什么意思。又逢佳节的缘故吧。妹妹说：“也好，每次都当见了一面，也好。”

也好，妈妈。您知道吗？我们俩几乎每年都要吵一架，去泉城公园或其他什么僻静地方，吵得全身的血都要干了。她坚持每年初二、清明节、七月十五……要上坟。我

不同意。我的意思是说：“既然你相信妈妈永远和我们在一起(她的手机、QQ等的签名档统统都是这句话)，那么弄这些有什么意思呢？”她固执坚持：“这几个日子人家坟上有人，咱也得有！”我就批评她：“其实你还是没认为‘我们永远在一起’！”

唉，批评她干什么？她也许是对的——妹妹每次去上坟，都会命令三岁、四岁、五岁、六岁、七岁、八岁的天天给她姥姥放风筝。您的小外孙哭着，飞快地跑着，嘴里喊着：“我给姥姥放风筝！”妈妈您都看见了？

而我，在最近一篇文章结尾，还曾祝福我的父亲、兄妹……，单单把您忘了，才是需要被谴责的——潜意识里，是不是我已经觉得您真的远去了？刚刚得了“影响济南文化人物”，妈妈，颁奖礼上，我会这么说：“感谢我的父母、家人……”淡淡地，不露痕迹地，说出您，修补我的坏，好不好？到时，您可一定要听见啊。

妈妈，原谅我好吗？那天，去南方参加一个活动。在飞机上，我看到白云，铺展无边。心里酸甜：“原来妈妈就在这儿呀。”而我那一刻穿的，正是妈妈您在20年前给我买的那件高领白毛衣，是爱人清理旧物不小心丢掉，我又哭着去大垃圾箱那里扒拉着臭鱼烂虾寻回来的。发言、颁奖、演讲，去大足佛像区、洪石崖……去看长江，都是穿它——当时想，我要带着您，请您分享这个一向贪玩如命、惹您生气、给您“耻辱”(我考的是三流大学，还是委培生)的女儿的光荣，也带您到风景好的地方旅行。

妈妈，又是一年。提前给您拜年了，祝您健康快活！

女儿：小霞 并代兄妹荷龙、小敏和爸爸